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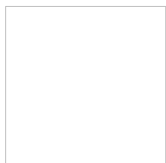
## 斋月在土耳其 (1)

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

2020-05-13

04:10

记一下，反正总会忘记的。



特拉布宗 Trabzon

去年斋月以及开斋节的时候正好在土耳其，今年因为疫情，看新闻里报道和图片，情况似乎大不一样了，清真寺的开放有限制，每日斋戒结束之后自然也没办法和家人或者朋友一起到餐厅聚餐了，往往这是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候，之后的开斋节恐怕也要和中国今年的春节一样，老老实实呆家里好了。

去年在斋月过半的时候从格鲁吉亚的Batumi入境土耳其，之前在另一个穆斯林国家阿塞拜疆的巴库呆了四五天，但巴库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城市，并不觉得斋月有何异样，除了有次白天和朋友到外边吃饭，发现人家并不营业，也有餐厅选择窗户上挂着帘子遮挡一下，最后去了游客众多的老城，那里自然没有封斋的说法，餐馆里热热闹闹的，里海边上，天气也好，刚烤好的囊上抹了蜂蜜，咬在嘴里，几颗芝麻籽掉下来。

我五月下旬进入土耳其，春夏之交，再晚点旅游旺季就到了，游客会蜂拥到地中海岸边。在安塔利亚高原和爱琴海沿岸，天气已经炎热起来，正好也是青梅上市的季节，商店门口摆着一堆一堆绿色的梅子，买一把，酸，涩，多汁，洒了盐吃，桑葚也熟了，路边一棵一棵高大的桑葚树，阴凉，行人伸手能够着的地方都被摘光了，留下绿色的还未成熟的，高处够不到的地方桑葚掉到路面上，被人踩到，地上一片一片暗红的印记。

黑海沿岸气温还好，这里是土耳其降雨量最多的地方，湿润，沿着海岸线绵延着Pontic山脉，产茶，土耳其人桌上离不开的东西，产榛子，欧洲人桌上离不开的榛子酱基本都来自这里。我过关之后坐车到海滨城市特拉布宗Trabzon。本来想伸手搭车的，但我时间不多了，天黑之前要赶到特拉布宗，过了海关就看见大巴，就买了票在旁边等候。

来土耳其之前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差不多呆了半个月，过海关的时候看到旁边都是回国的穆斯林土耳其人，许多背着大小包裹，该是从那边采购完毕，没出海关就看到清真寺的宣礼塔，确实是另一个国度和文化了，不过不像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之间关闭边境，土耳其和格鲁吉亚人互相过境不需要护照，靠近边境的特拉布宗人能轻易到格鲁吉亚的边境度假城市Batumi，哪里有便宜的酒，有赌场，还有很多泰国

人开的按摩店。

一边看着蓝色的黑海一边等大巴，旁边一个在啃玉米的土耳其大叔，看到我在看他之后，咻一下就把玉米掰成了两截，递给我一半，土耳其人热情好客有口皆碑，即使我去一些景点地方，很多土耳其人也是热情地帮忙纾困或者分享自己所有的。

在特拉布宗的第二天我去ATM取钱，然后卡被吞了，瞬间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也不会土耳其语，后边排队等待的一个土耳其学生问我怎么了，他也不大会说英语，混着几个单词和谷歌翻译交流，他和他的朋友讨论了下，然后带我去ATM所属银行的一个支行，就在旁边他们的校园里，他看起来小小的年纪，听不懂我说话也一直微笑，说他来自东部的Van，靠近伊朗和亚美尼亚边境，我也计划想去的地方。到了银行就由他和那里的员工交涉，但好像也没一个结果，登记了我的信息，然后银行说午休时间到了，要关门。我们出去之后，他从钱包里掏钱，说你需要钱么，我给你。我忙说不用不用，我还有另一张卡。

然后朋友联系在市中心的总行，问了下，说让我去那里就可以拿到。我住在市东边的大学旁边奥玛Omar的家里，附近也都是学生，并无斋月的氛围，除了夜里或者晨曦，听到穆安津宣礼的声音，后半夜街上还有人沿路敲锣打鼓，通知又一天封斋的时间要到了。即使并不严格斋戒，也不耽误这些大学生夜里热闹，大家一起出来吃饭，打牌，抽水烟，喝咖啡，凌晨两三点也很多人在外边，学生的话也不用工作，白天就睡很晚才起床，这么说来斋戒也不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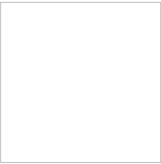
天黑之后人才多起来

我一个非穆斯林游客，自然不用在乎这些，白天在一个小餐馆吃土耳其酥饼Börek，然后一个老人进来要吃的，店家铲了一盘子给他，斋月是行善的时间，很多清真寺这个月可以收到很多捐助，今年斋月没人去清真寺了，不知道影响会有多大。

黑海的海岸山脉并没有留太多地方给城市，常常过了海岸公路走不远就要开始爬山了，学校，宿舍，居民区等等都建在山坡上，体力不好走上去一趟常常要喘气，我要去市中心的银行，就慢慢逶迤下山，像是国内的山城重庆，居民楼里不同的楼层出来会面对海拔不同的马路，沿途和一些肤色国籍不同的国际学生打招呼，土耳其有不少非洲穆斯林国家的学生，来这里用完全陌生的土耳其语学习。摆脱了旧日奥斯曼帝国躯壳的土耳其，依然还有丝丝遥远帝国时期的感召力。

我沿着海岸公路在学校和市中心之间走路往返，反正有的是时间。特拉布宗本身没太多旅游资源，有游客来此，也多半是为了去附近的一个Sumala修道院，历史上这里是一个很希腊化的地方，希腊商人盘踞

于此，守着丝绸之路的一个关口，亚洲过来的货物可以由此上船经黑海到达欧洲一侧，一战之后土耳其建国希腊人和穆斯林人口交换之后，还留下了一些希腊人居住。在11，12世纪安塔利亚很多地方开始突厥化之后，特拉布宗这个角落还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基督教的小王国。



圣索菲亚教堂，拜占庭时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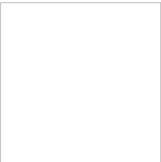


和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一样，后改为清真寺，但东正教的壁画残片还在

斋月毕竟还是个节日，市里很热闹，公园里坐满了闲散人士，我坐在一个长凳上休息，一个土耳其老男人过来，蹦出来几个英文单词，chin(ese)? 我嗯嗯，以为要和我说话，然后问sex?

Go to fuck yourself, sir。斋月要禁欲的，还在公共场合想着性生活。欲望真是洪水猛兽，安拉也管不住人们要尝试的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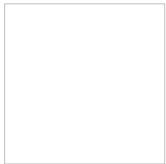
茶馆都开着，土耳其人站着或者坐着喝茶，我的生活也离不开茶，但我住在有漫长冬天的加拿大，需要用茶度过冷夜和清晨。在土耳其在中东一带，人们即使额头满是汗水，也要坐下来喝热茶，用郁金香花形状的小玻璃杯，咬着一块儿方糖一口一口呷。



海边一段城墙遗址

到了银行，艰难沟通之后，帮我找到一个会说英语的，然后告诉我不行，我还要回到那个在校园里的银行支行，他们在ATM发现银行卡之后会送到那里。我说了谢谢，就沿着海边往回走了。

海边都是来钓鱼的土耳其人，还有一些渔民和船一起飘在离岸边不远的地方，看不清的黑海彼岸，蔚蓝之后有迷雾，都曾属于鼎盛时期的奥斯曼，然后慢慢输给辉煌时期的俄罗斯。



## 黑海

回去有段路坐公交车，先问司机路，确认坐对了，然后说不要我钱，慢慢地走回到山上学校，朋友的家里。

斋月也正好是学生的期末，很多复习和考试，奥玛Omar说晚上带我去他朋友家一起吃饭，说我和他们说了，如果不能带你，我也不去。

奥玛来自南部的梅尔辛Mersin，学机械工程，之前参加过欧洲的伊拉斯谟项目，在波兰和立陶宛学习过一年。同我认识的其他几个土耳其年轻人一样，他也计划出国，像很多土耳其人一样，去德国，也问我加拿大如何。靠近欧洲的土耳其年轻人不可能不受西化的影响，我在意大利旅游的路上也碰到两个参加伊拉斯谟项目的土耳其学生，借着读书的机会四处旅游，他们可能也不是现任备受争议的总统埃尔多安的选民，这些年轻人可能讨厌首都安卡拉，讨厌宗教保守的中部安塔利亚，喜欢伊斯坦布尔。我抵达伊斯坦布尔的那天，此前被宣布无效的市长选举，再一次选出来的反对党候选人作为市长，总统埃尔多安的党派在伊斯坦布尔失败。我去土耳其之前，土耳其货币里拉经过一次振荡贬值，经济并不好过，失业率很高，我认识好几个和我闲聊的土耳其年轻人，我问他们现在干嘛呢，说失业呢。当然大部分人关心足球胜过政治。

因为是斋月，土耳其穆斯林很多地方免费提供食物，社区和大学里都有。刚到特拉布宗的那个晚上，奥玛带着我到学校操场上领饭，有几百上千的学生，摆了很多桌子，中间有个台子，毛拉在念经，学生们听完后纷纷低头吃饭，身后是太阳落山之后弥漫在黑海上的深浅不一晕红。



## 吃饭之前听念经

到了奥玛同学家里，发现邀请了好多人，作为穆斯林的客人，自然是什么都不要动，坐下来等吃饭就好，奥玛的同学今年就纷纷毕业了，好几个和他一样来自南部Mersin或Adana，跟我说那里很热，土耳其南部地中海东端，因为地形的原因，夏天湿热无比，跟我讲前几年那里的人如何彪悍地拿着枪朝着太阳开枪，热得不行了，你不要去那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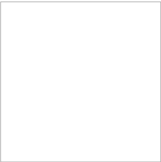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我到了伊朗，还遇到土耳其人，又再一次给我讲述这个事情，说啊千万不要去，热得恐怖，伊朗还

行了，干热，没问题。

另外有两三个来自西部的Bursa，也是一个大城市，我后来经过也落脚了一天。奥玛的同学说毕业就回家乡工作了，有的已经找到工作了，还有一个要去纽约留学，今年秋天先过去读语言，他和奥玛的英语都还可以，帮我翻译和屋里其他的人聊。

照例先上茶，饭好了之后，先是汤，然后鸡肉，蔬菜沙拉，招待的主人里有一个学生掌勺，在厨房里忙进忙出，每次看到我都腼腆一笑。道别的时候也是依次贴面碰头，今年应该就不太可能继续这样打招呼了吧。

走之前到银行里拿回了银行卡，谢谢你们。



土耳其当然少不了猫

